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四二四回 馬虎鸞力竭勢窮 賀人傑餐風宿露

話說黃天霸、關小西、李昆三人，正議分頭去趕馬虎鸞，好幫助人傑。忽聽外面傳說進來：「大人到了。」黃天霸等一聽，當即迎接出去，正好施公下轎，天霸等上前請安。施公進店內坐下，天霸就將馬虎鸞仍復在逃、竇飛虎業經就獲、賀人傑追趕馬虎鸞不知去向的話，說了一遍。施公道：「黃賢弟！賀人傑既追趕馬虎鸞不知去向，諸位賢弟也須趕緊分頭去趕。」

賀人傑年輕好勝。但是三位殺了一日，皆辛苦了，可在此稍微歇息，本部堂再派旁人，再分頭去追。」即向計全、何路通、李七侯、金大力四人說道：「四位賢弟，分頭去趕一趟，務要將人傑尋到。至馬虎鸞能否就獲，倒也不必偏執，就此一行，不可有誤。」計全等四人當即答應，轉身出店，飛趕而去。暫且不表。

且說施公見竇飛虎已經捉住，當下便令天霸把賀世保傳來，誇獎了兩句，並著他去查受傷人。等一會子，賀世保進來跪稟道：「小人查得本店共計受傷八人，身死一人；本鎮莊漢受傷五人，卻無死亡。」施公又命天霸去看。天霸即一同賀世保，將身死、受傷的人驗看屬實，回來稟明。施公又命將身死的備棺成殮，並將屍屬傳來，所有棺殮一切等費，均由施公發給，並賞恤銀五百兩；受傷的各給紋銀五兩，備以養傷。賀世保店中所毀物件，著估價加倍賞銀，亦如數發給。當下又命本鎮地甲前來，飭令他到本地地方官衙門稟明，並拿了一封名帖，令施安隨同地甲去請本地方官。

次日本地方官即來，施公交代清楚，所有賞給各項銀兩，均著本地方官如數發給，准其正用開支。本地方官哪敢不允，並將竇飛虎押解回衙，即行就地正法。吩咐已畢，地方官告辭而去。

看書的人看到此處，又要說我作書的人胡說了。怎麼一位欽差大人，沿途經過各地方，沒有該管地方官，要拿了帖子去請，哪裡有這等事？諸位有所不知，只因施公已在先札飭各地方官，所有經過各地方，該管地方官毋庸出境迎接並轉差各事，理宜關心民事為重。所以各該管地方官知道施公言出法隨，不在這些浮文末節上講究，因也遵命照辦。這皆是施公清廉的好處，若放在那些專好禮節兒的大員，經過處所，該管地方官若不出境迎接，也便大怒起來，輕則借端記過，重則借詞參劾，此等人還是好的。更有一種貪婪的，所有經過的地方，各該管地方官還要送程儀路費，若送少了，心中還不願意。試問這些程儀，難道真是地方官的腰囊麼？俗語說得好：「官出於民。」

也還是剝削民脂民膏，取諸庶人，供彼所欲。施公知道這等弊端，又以保民為重，所以才這等做法，不然倒不算得是清烈賢臣了。閒話休表。施公命本地方官即日回衙，不必在此伺候。

本地方官不敢違背，只得唯唯聽命，告辭而去。這裡施公就在賀二房住了一夜，次日一早，也就起身。

再說馬虎鸞自逃出賀二房，以為可以就此高飛而去。哪知賀人傑又從後緊緊追來。馬虎鸞見他追逐得緊，要欲與他對敵，又恨手無寸鐵；如不與他對敵，追到天邊，也是要被他追上的了。直殺了一日，腹中也有些饑餓，身上也有些困乏，跑也跑不快了；又看天色又將曉了，到此時真個窮無所之，毫無法想。

正是一面跑一面想：作何區處呢？忽見前面有一帶大樹林。馬虎鸞見這一座大樹林，好不歡喜，當即一口氣直向樹林跑去。

你道他為何向樹林跑去？自來做強盜的有個人入林不追的規矩。

他仇深似海，只要一個人了樹林，後面追的人便要止步。為什麼呢？只因樹林叢密，前面的人已經入了樹林，後面的人看著裡面，不甚清楚；若再追趕入樹林，萬一前面的人伏在林內，趕他的追了進來，便放了一件暗器，後面的人不及防備，那不是自投羅網麼？所以後面趕的人，一見前面的人進了樹林，他便止步不趕，為的是防備暗器。馬虎鸞見著樹林，所以心中大喜，便一口氣鑽入進去，便以為賀人傑必不進來追趕。哪知賀人傑明知有此規矩，他偏要趕了進去。雖說他的好勝心重，偏要趕了進去，卻也免不了小人行險僥倖。馬虎鸞一見人傑復趕進來，若在平時，人傑今日是吃定苦了。可是馬虎鸞所有防備的暗器，早被賀世保代他收藏起來，這也算是英雄無用武之地。

人傑既入了樹林內，虎鸞心中一想：「咱若在平時，今日叫這小子雜種定然命喪我手，只恨手無寸鐵，暗器又被那忘八羔子的賀世保偷去，這便如何是好！」因就急中生計，何不如此如此？是以在樹林內各處藏躲，賀人傑也是無可如何。他二人就趁著月光，在樹林內鬼鬧了半夜。

到了二更以後，馬虎鸞忽見樹林內西北角上，有了所大村莊，因復想道：「咱何不抽個空，再跑出樹林，向那村莊上借住一宿，他就不能再來追趕。」心中想罷，便一溜煙跑出樹林去了。人傑正是在那裡急得三屍冒火，七孔生煙，捉也捉他不住，趕也趕他不及，忽然間不見虎鸞的蹤跡，心中更是氣惱，因道：「難道他飛上天去了不成麼！」於是在樹林內，又尋找了一會，只是不見。此時人傑實在身體也困乏了，又想道：「這狗強盜，既不知去向，咱也困乏起來，此地又無村莊可以投宿，不如且在林內歇息一夜，明日天明，再做計議便了。」心中想罷，就席地坐下，歇息片時。不料坐下未久，兩個哈欠一打，不知不覺睡著了。幸虧在林內，雖是孟冬天氣，夜間不免風霜侵骨。所幸他睡的所在，是靠著一株極大的樹根，上面又是樹枝密交，尚不曾為風霜所苦。他因辛苦極了，也不知道寒氣逼人，一覺直睡到天明，還未睡醒。忽然間耳畔有人喊叫，他才驚醒，兩眼一睜，詫異道：「計伯父！你老為何也到此處？」

原來叫喚他的人是計全。當下計全就將來意說明，他才知道。

因向計全說道：「小姪趕馬虎鸞到此，他便進了樹林。小姪本不敢追近他，卻因他手無寸鐵，料他不能奈何，因此也就趕入林中。實指望將他捉住，哪知咱四面兜拿，他卻四面藏躲，隱隱忽忽，直鬧昨夜三更以後。小姪偶一疏防，早被他逃脫不知去向。小姪彼時因夜深了，又無處可以投宿，身上又困乏起來，因席地坐下來暫且歇息。哪知才坐下，不知不覺就睡著了；若非伯父到來喊叫，小姪還不能就醒呢。」計全道：「你睡在這裡，也不怕風霜侵骨麼！」賀人傑道：「小姪倒不覺怎麼冷。」

二人正在談論，計全忽見林外頭西北角上，有所村莊，因作驚訝道：「原來那邊還有一所大村落，賢姪昨夜可曾看見麼？」

賀人傑被計全這句話一說，即便看去，果見林外一所大村落，因答道：「小姪昨夜不曾看見。」計全道：「吾料馬虎鸞這小子，定然向那村落中投宿去了。」賀人傑道：「伯父怎麼見得？」

計全道：「賢姪到底年輕，不知他的詭計。他料你在此，只管與他追趕，斷不致再有去處，即使見有這所村落，他亦料定你斷不疑惑他前去。為什麼呢？他卻存了這個見解，以為你的心，覺得他可以前去投宿，難道你不會再趕前去。所以料定你料他不敢去的。他偏料你所不及料，卻好你也不曾看見這所村落，只也是他不該朝擒。就便昨夜賢姪看見了這所村落，賢姪可去趕不趕呢？」賀認杰道：「誠如伯父所言，小姪也料他斷不敢去。為今之計，伯父已到了，小姪可也仗膽了，不論他在那裡不在那裡，咱們暫去尋他一尋。在伯父意如何呢？」計全道：「此言正合吾意。」因此二人又追趕去了。畢竟尋得馬虎鸞不曾，且看下回分解。